

朱謙之著

現代思潮批評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

朱謙之著

現代思潮批評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

民國九年一月出版

現代思潮批評一冊
(定價大洋伍角)

著作者 閩侯朱謙

北京宣外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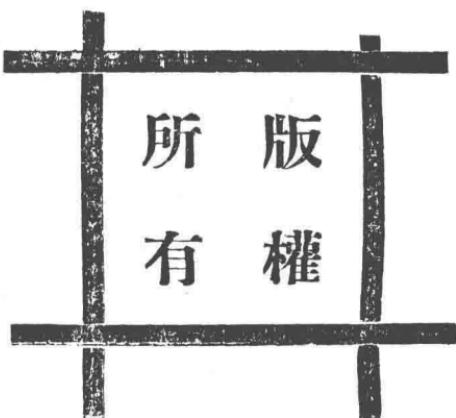
發行者 新中國雜誌

後身第八號門

版權

印刷所 新聞印刷

分售處 各省大書



現代思潮批評目次

- (1) 批評的方法論………一至二八
(2) 發端 (二) 批評的起源 (三) 批評的真意義 (四) 批評家的主義
(五) 批評方法的類別 (六) 結論
(2) 新庶民主義批評………二九至四七
(3) 厥義派主義批評………四八至五六
(4) 無政府共產主義批評………五七至七三
八、(二) 有組織即非真實 (二) 有產即差
(三) 性善說不可能 (四) 勞動非人
生歸宿 (五) 教育與學說之迷夢
(5) 實際主義批評………七四至一三八
- 第一章 緒論………七四至八六
第二章 方法論之批評八七至一〇一
第三章 真理論之批評一〇二至二二
第四章 實在論之批評二二至一三六
第五章 結論………一三七至一三八
(6) 我的虛無主義………一三九至一七三

我這本小冊 並不是一時做成的
指教指教

第一章 緒論………一三九至一四〇	第二章 方法論………一四〇至一四九	第三章 本體論………一四九至一五〇	第四章 宇宙論………一五一至一五四	第五章 進化論………一五四至一五八	第六章 人生觀………一五八至一六〇	第七章 政治論………一六〇至一六四	第八章 經濟論………一六四至一六六	第九章 善惡論………一六六至一七一	第十章 結論………一七一至一七三	(7) 思想論………一七四至一八〇	第一章 ………一八一至一九一	第二章 ………一九二至一九七	第三章 ………一九八至一九九
------------------	-------------------	-------------------	-------------------	-------------------	-------------------	-------------------	-------------------	-------------------	------------------	-------------------	----------------	----------------	----------------

所以很怕有許多矛盾地方 茲望讀者諸君

的方法；而批評的主體，就在於這個特別的方法了。

但是批評的方法現在尙不成爲問題，如成了問題，何以至今沒有對於『批評的方法』的批評？例如『爲什麼』三字，這是一種的批評方法了，自從胡適之先生提出，一變而爲羅志希君的『三W主義』（見晨報十二月一日）現在方在那裏蓬蓬勃勃的發展並沒有人發過疑問道：『這是真確的批評方法嗎？要是真確，真確到怎麼樣？』總而言之，中國現在有了『批評的精神』，沒有『批評之批評』的精神，我想批評方法固是必要，而批評方法的批評尤爲必要，我是一個很好批評的人，所以敢大膽提出這個『批評的方法問題』了。但我還要申明一事，我所用的方法，是極端的破壞的，革命的，這或者是我的偏見；但我很望大家，不以偏見爲然而來批評我的批評，那麼真理愈批評而愈明白了，我現在先將我給蔣夢麟先生的一封信中，論『疑問符』一

假鈔下來作本篇的引子，使大家先曉得我所用的批評方法和態度，然後再仔細研究這個問題，而按部就班的解決他。我對蔣先生說：

(我很承認先生所說的『這個疑問符』就是思想革命的旗幟，到一個地方，就招到許多的革命軍。)但我不承認這個疑問符，在全國青年收什麼效果，因『為什麼』『做什麼』這個是什麼？『究竟做什麼』都不過是保守主義的方法，却不是革命主義的疑問符，因『為什麼』的疑問，就有先坐實『什麼』的意思；如潘力山先生做的『為什麼要愛國』一文，不是先坐實愛國的事實，然後論到『為什麼要愛國』麼？又如先生在『新教育』裏做的『教育究竟做什麼』一文，不是先坐實教育存在的合理，然後研究他『究竟做什麼』麼？先生看過五十餘種的新出版物，自然看過『獨見』了，裏面『闢非孝』一文，他的大前提便是『做兒子的為什麼要孝父母』『做兒子的應怎樣孝

父母，』他却不問孝父母這一回事，是否可以有，在我常說過我們對於一切事物，都要問他『能夠存在嗎？』我要問『國家能夠存在嗎？』『家庭能夠存在嗎？』法律能夠存在嗎？』綱常名教能夠存在嗎？却不止問『為什麼要國家？為什麼要家庭？……就是先生所愛說的教育，我也要問『教育能夠存在嗎？』這種的懷疑，自然是極端了，但這極端的方法，纔能打破偶像，而創造革命的事業。）

（但是現在所稱為『偶像破壞者』，他所用的方法，不出『為什麼』的範圍，你說他『覺悟』，我恨他不『澈底覺悟』；你說他能夠懷疑，我恨他沒有根本懷疑的精神；因缺乏了批評的力量，所以不想到根本解決，既不想到根本解決，就沒有破壞的能力；不知革命主義，除破壞外沒有什麼，既不能破壞，就怎能革命呢？所以『為什麼』三字的疑問符，雖然飛揚於全國青年腦中，可惜和革命

主義不相干，——因這個疑問符，不是根本上批評的工具，

我這一席話，已經將批評的方法問題，略道大概了，但我還不夠意，現在却要詳詳細細的發展我的意見了，

(二) 批評的起源

批評是爲着事實發生的，因這個那個的事實，當不滿人意的境地，纔有這個那個的批評發生。但我在這裏應該嚴格的分別出，什麼是『不滿意的境地』，什麼是『疑難的境地』？我想不滿意的境地，只是對於『現實』的懷疑，因政府不好，所以要批評政府；因法律不好，所以要批評法律；雖然批評的方法，有輕重的不同，而從不滿意於現實的一點看去，總算是破壞的，革命的了，若論疑難的境地，所發生的批評，性質又自不同。胡適之先生說過：譬如看中國白話小說的人，看到正高興的時候，忽然碰着一段極難懂的話，自然發生一種疑

難，……『這句書怎麼解呢？』『這件事怎麼辦呢？』『這便如何是好呢？』這何常沒有疑問，但實在算不得批評；因這些疑問並不是對於現實的懷疑，只因要解決一個問題，而引起懷疑的態度罷了。而這個懷疑的態度，便是『研究』他的目的，在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斷不似『批評』的目的，在於破壞現實了。

只因『批評』和『研究』是非常有關係的；批評中有研究的工夫，研究中有批評的態度，往往打成一片，所以很難分別。我們現在只可認定一個標準，從他發生的境地上觀察，再看他『目的』如何；若僅僅咬定有『爲什麼』『什麼』；有這樣字眼的，都是叫做『批評』，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三) 批評的真意義

我所說的『批評』便是『破壞的智慧』；因『批評』是起於『懷疑』的心理，批評什麼，便是否認什麼，所以批評是革命的破壞的，從積極方面說，便是反抗着

現在的這個那個，而向着將來，所以批評是理想的，進化的。因不滿意於現實，而有超於現實的「理想」。因有了「理想」，所以敢於破壞現在，所以沒目的的批評不算得批評，抱復古主義的批評，不算得批評。真正的批評，是爲着『將來』而有意義，曉得批評的主旨，在於創造『將來』。那麼我可就簡直承認『批評』是由『現在』到『將來』的工具。

我爲便利起見，還要分別出三種的批評，然後指出那個是批評，那個不是批評，那個是真正的批評，那個是虛偽的批評。

第一、反抗的批評。就是起於不滿意的境地而引出無數的懷疑。這種懷疑，是出於決然斷然的態度，無所顧忌，這便是我前面所說的，革命的，破壞的，理想的，進化的，那個批評。若論批評的方法，簡單說，只是『否定』，但雖是同用否定的方法，却也有程度的不同，現在分作三步說：

(第一步) 怎樣好！這是不滿意於現在的事物，而要變換他，改革他的意思。如說：『政治這樣腐敗怎樣好！』何嘗沒有批評的精神，但並未想到『我為什麼要政治呢？』所以常因不能從根本上着想的緣故，也不能夠從根本的解決，常與研究的批評家，陷同伴的誤謬。

(第二步) 為什麼？這就很有破壞現在的意思，不單是懷疑了。如說：『我為什麼要孝父母呢？』我為什麼不把這種制度推翻呢？』但還不如第三步，更直捷了當。

(第三步) 能設存在嗎？這個疑問，簡直要從存在上疑問，接著就要實行破壞了。我想批評的方法，到此算做極點，我所認為最有用最必要的方法，就是對於一切事物，都要問他『能夠存在嗎？』

這種反抗的批評，都應該用感嘆的符號（！）來表示憤恨的意思，萬不宜用

究的批評家所用的疑問符（？）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二、辨護的批評。本來『辨護』與『批評』是正相反對的，因辨護是對於『現實』而辨護有了反抗的批評，縱有消極的辨護但為甚麼辨護的也說是批評呢？只因護辨的要辨護這個『現實』却自己故作疑問，如國家學裏，有時問『為什麼要國家呢？』似這種疑問，我認他不是誠意的，因他已有了先見，是國家學，當然已經承認要有國家的，不然怎樣算得國家學？所以這種無的懷疑既不可用感嘆的符號（！）也並不配用疑問符（？）用一個。來示語氣夠了。又如實際學派，何曾不發過疑問道：『為什麼要做人？』但他能夠說出為甚麼來，只能夠將他前定的大前提（成見）搬出，說我們是人，可不做人；做人的目的，就是做人，要再追的緊，他只好說，『就人生論人生』話了。所以這種的批評是無效的，是不算批評的，而且是保守的，虛偽的，只

顧目前的了。

第三、研究的批評。似這種批評，是有根據的，有條理的，肯尋思搜索的一種方法，但並不是『批評』，他是起於疑難的境地，而要解決這個疑難，雖在未解決以前，有許多疑問，但這個疑問，並沒有什麼破壞的意思，所以不是『批評』，而是『研究』，把所『研究』的懂得明白，就不懷疑了。如羅志希君所說的『三W主義』，就是這個。也分三步說：

(第一步) 什麼？研究這個那個的事物，總要知道這個那個是什麼一回事。志希君說得好：『有了這種是好是壞，是良是窳，是進化是退化的概念以後，然後有繼續研究可言；』所以我說『什麼』，不是『批評』，只是『研究』。因『批評』是起於已經知道『什麼』之後，是當這個的事物有病的時候。

(第二步) 為什麼？批評一個事實，而不能把所以批評的理由說出，那還

算得批評的麼？所以『批評』不是空泛的，而要有根據的，但說『批評』要先有『為什麼』而批評的觀念則可，謂『為什麼』就是批評的方法，在這裏說不下去，只可說這是『批評』的先決問題罷了。因『批評』有『研究』的工夫，所以『為什麼』也是和『批評』有關係的。

(第三步) 要怎麼？要批評人的，而自己沒有立足地，那自然算不得批評了，所以志希君所舉的『三W主義』，我件件贊成，承認這都是批評所應具的條件。換句話說，不但是『批評』還要『研究』在先，不知志希高明，以為『批評怎樣』

總而言之，『批評』有『批評』的本位，『研究』有『研究』的本位，應用以上的三步去『研究』算盡職了；於『批評』便又不然。『批評』是革命的，破壞的，理想的；『研究』是現實的，建設的，探討的；因有這些分別，所以研究的批評，不叫他做

『批評』我因不欲將『批評』的功用失去，不願將流動的『批評』變成凝固的『研究』，所以對於這個分別，非常注意，以為這個分別不明，批評家就不能收『革命』的實效了。

由以上的意見，故說研究的批評不是『批評』，辯護的批評，是虛偽的批評，正是批評的對敵；而真正的批評，只是『反抗的批評』罷了；總結一句，批評的真意義在於『否定』，懂得『否定』，就懂得批評方法的大半了。

但是怎麼樣是『否定』呢？我的先生胡適之說得好：『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 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 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3) 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的嗎？』

這三種的特別要求，便是我所說『能彀存在嗎』的意思，但我還要加幾個更澈底的申明，就是（一）批評不單是問歷史相傳下來的東西能夠存在與否；而且要緊追着『現在』的這個那個，問能存在否？因『批評』的本質，在於連結『現在』和『將來』，不是連結過去和『現在』。（二）批評是否定的，不是肯定的；是反抗的，不是辯護的；試看批評的起源，就曉得『批評』是有『破壞』的意思在內，而『能夠存在嗎』的疑問，就有不能夠存在的理由在內。（三）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固然要發疑問，就是社會上所認為真確的，應該的像愛國的行為，國家的信仰，我們都要批評他；因批評家的職分，在打破什

麼『當然』，『應該』做革命的先導者。——這三種的解說，便是我的竟見，胡先生又說：『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這八個字「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新解釋』。這話真對了，因批評的真意義，在於『否定』而否定的態度，這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四) 批評家的主義

批評家多生於黑暗極了的時代，因不滿意於『現實』，所以要打破『現實』，而喚起無數的疑問；但在同一時代之中，也有許多人，感着不適，只因沒有『批評』的方法，和『批評』所必要的『理想』，雖也發過疑問，也要修正『現實』可是他所抱的主義，並不是批評家的主義。我現在且把那時候所生的主義，說出三個，然後分別出，什麼是批評家的主義。